

本因坊秀哉全集

杜维新编著

成都时代出版社
(原蜀蓉棋艺出版社)



本因坊秀哉全集

杜维新 编著

成都时代出版社
(原蜀蓉棋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丁开明

责任校对:杨泓福

封面设计:陈 晴

版式设计:三 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本因坊秀哉全集/杜维新编著. —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 2002

ISBN 7-80548-779-0

I. 本... II. 杜... III. 围棋—棋谱 IV. G8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0737 号

*

成都时代出版社

(原蜀蓉棋艺出版社发行)

成都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mm×1168mm 1/32 开本 48.125 印张 1050 千字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

ISBN 7-80548-779-0/G·761

定价:120.00 元

社址:成都市庆云南街 19 号(东区) 邮政编码:610017

成都市二道桥街 72 号(西区) 邮政编码:610072

电话:87760936(棋牌类) 86619530(综合类)

电话/传真:87766860 87742297(发行部)

四川省版权局举报电话:(028) 86636481

不败的名人

(代前言)

近些年来，随着日本偶像剧的风行，日本人名字中带“哉”的特别吃香。像万人迷木村拓哉，这位影星成为青少年疯狂崇拜的偶像。他还是广告天王，任何产品只要一拉上他做广告，销量必然飞速增长。还有著名音乐人小室哲哉，也是在业界呼风唤雨的人物。

其实，在一百年前，就有另外一位名字中带“哉”字的人成为日本乃至世界棋界划时代的人物。说到这里，稍微懂点围棋知识的人都会明白了，是的，他就是曾经独霸日本棋坛数十年的末代世袭本因坊、不败的名人——秀哉（1874—1940）！秀哉的外形远远不如当今那两位偶像人物俊朗，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文坛巨匠川端康成曾经这样描述：“矮小枯干的围棋名人秀哉坐在棋盘前，就宛如一尊天神，有一种逼人的气势和凛凛之威。”当代一名日本超一流棋手也这样评论：“秀哉先生是小个子，但他一坐在棋盘边，顿时成了巨人，让人只能仰视。”

日本对近代围棋贡献良多，日本棋院也成为爱好者们心中的一片圣地。从那里走出的围棋高手数不胜数，但在棋院门厅里只有两个人的半身塑像。作为棋手代表的那当然是秀哉，因为他和日本棋院的创立有最直接的关系；另一位是资助日本棋院创立的大财阀大仓喜七郎。现在日本每年的“最佳棋士奖”都被称为“秀哉赏”，他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当今世界棋坛比赛众多，但有史以来第一项现代棋战也刻下了秀哉不灭的大名。1939年，即他去世的前一年，他作为末代本因坊，将世袭的本因坊名位无偿转让给日本棋院，促成日本第

一项新闻棋战——本因坊战，由此推动日本围棋步入群雄争霸的战国时期。放弃世袭名位，在当时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超人的远见卓识。秀哉这一举措产生的深远影响，甚至波及现在中日韩三国争霸时期。因为没有日本围棋的全面发展，中国和韩国的围棋也不可能上升得那么快。如果按一句名言所说，“中国是围棋的生母，日本是围棋的养母”，那么，秀哉这位养母的代言人，就给围棋注入了全新的血液。

但是，如果有人认为秀哉对围棋的贡献更多在棋盘之外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是的，时势造英雄，秀哉生活在变化的年代，似乎命中注定要成为划时代的人物。但他并不会单单以“末代本因坊”而为世人所铭记，他的棋艺也必将同时流芳百世，他本身就是一个英雄。和其他所有超凡脱俗的前任一样，二十一世本因坊秀哉全盛时期，没有人能够击败他。不要说击败他了，围棋高手们都以能和秀哉下一局为荣。连旷代棋王吴清源也曾感慨：“1933年和秀哉先生下的那一盘棋，是我终身难忘之局。”

秀哉的一生更留下无数名局。他与雁金准一的一盘棋被誉为“古今三大杀棋名局之一”，主办这场比赛的《读卖新闻》竟然因此发行量大涨三倍。他在年轻时候与中川千治（中川授先）六段大战，有一步棋竟然长考八小时，被称为“一手八时间之局”。他平生所下最后一盘棋也成为名局，尽管那时他已经年老体衰，棋力有所减退，但岁月丝毫不能减退名人的光辉。和秀哉对弈的也是一代围棋名家木谷实，这位培养出诸多超一流棋手的大家当时还是一名青年。这盘著名的“秀哉引退棋”成为川端康成笔下名著《名人》的题材。名局与名著交相辉映，棋坛巨人与文学大师惺惺相惜，这也必将成为千古佳话。

下完“引退棋”不久，秀哉便去世了。他真是为棋而生，为棋而死；人便是棋，棋便是人。张国荣唱过：“闭上眼睛熄了灯，回望这一段人生。”也让我们闭上眼睛，暂时忘却这喧嚣的世界，

穿过时光的隧道，回到一百年前，踏进铮然作响的黑白世界，一起去回望那段巨人曾经走过的日子。

天降大任 才华横溢

“秀哉原名田村保寿，秀哉是这位本因坊的尊号，有点儿像皇帝的年号一般。后来岩本薰任本因坊，号称本因坊薰和，桥本宇太郎号称本因坊昭宇，等等。”这段话出自武侠小说家金庸先生的一篇文章，三言两语便说清楚了本因坊尊号的由来。金庸酷爱围棋，自然对这些典故知之能详。若寻根溯源则可追溯到17世纪初期，日本执政者丰臣秀吉、德川家康喜好围棋，先后赐予著名棋手世袭俸禄，由此产生了日本围棋的“四大棋家”，即日海（一世本因坊算砂）创立的本因坊家，玄觉因硕创立的井上家，安井算哲创立的安井家，林门入斋创立的林家。四大棋家代代拥有围棋名手，为了争夺棋界第一人“名人”的地位和就位“棋所”的最高荣誉，四大家之间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激烈争斗。

父母总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田村保寿也不例外。他的父亲因为从政不得志，用围棋来排解郁闷心情。儿时的田村保寿在父亲下棋时总爱在一旁观看，也是天意难违，年幼的他竟然开始迷恋上了黑白世界。8岁时，保寿正式学棋，父亲经常带他到小野琢私塾学习棋艺。两年后经小野推荐，保寿拜访了创立方圆社的一代围棋名家、十八世本因坊村濑秀甫。秀甫让十三子同保寿下了一盘指导棋，对这个10岁孩子的才华大加赞赏，并收为弟子。仅仅又过了两年，秀甫就只能让保寿五子了，其进步不可谓不惊人。有一次他对来访的政界要人犬养木堂说：“那个小孩（保寿）前途不可限量。”后来由于生活所迫，保寿的棋坛生涯经历了一段波折。他云游四方，做赴美国的淘金梦，从事生意活动，办“寻人会合所”，入僧院当棋师，饱尝人世艰辛。结果在寺庙终日与青灯古佛为伴，反而大彻大悟，重回黑白世界。多年的辗转生

活并没有消磨掉保寿的棋力，看来与他一生有缘的还是只有围棋。18岁时，保寿经金玉均推荐，本因坊秀荣和他下让三子指导棋。保寿取得三连胜佳绩，被跳级授予四段证书。此后，他安心弈道，开始了称雄天下的漫漫征途。保寿固然棋才过人，但他也是上天相中的幸运儿。因为他最重要的两位老师秀甫和秀荣都是不世出的棋界高人，秀甫和不败的秀策被称为“坊门双璧”，秀荣更被称为“名人中之名人”。两位老师都名冠当时，秀哉自然也非池中物。天赋稟异加上名师指点，保寿最后成为秀哉，谁都难以阻挡啊！

棋风凶悍 天下无敌

日本围棋讲究堂堂正正布局，中盘开战，最后收官。秀哉虽然是一代名人，但似乎并没有完全依照这个传统来行棋，他的棋谱中一开始就扭杀不断的非常多，最终往往杀得对手体无完肤。这样的棋更像中国古谱，但似乎不符合日本棋界的大师风范，这也是他引起争议的地方。不过，如果仔细研究秀哉的棋谱，便知其间的无穷趣味。有人说他的棋是面向业余棋手的，不对！若如此说，九泉之下的秀哉定然会叹息知音难觅。秀哉的棋中，格斗点缀得是多了一些。由于重视杀力的棋风，与称为“明朗型”的秀和或秀荣的棋相比，并非职业棋士所好。但是威扬四海的秀哉，绝不是仅有寻常的力量，在他那格斗术的深处，肯定蕴藏着我们尚未探明的法宝——大局观。因为仅仅靠杀力，是不足以称雄天下的。秀哉的大局观，隐藏在无限杀力的背后。也就是说，他的杀棋，是以深厚的形势判断功底为基础的。

让我们看一看无敌秀哉给我们留下了哪些珍贵的棋谱：

1926年，秀哉在“院社对抗战”（日本棋院与棋正社）中，曾与雁金准一对弈一局。这局棋开局不久，秀哉的白棋即以非常手段强行攻杀整块黑棋，双方展开了波及全局而又惊险万状的鏖

战。在当时，本局曾吸引了无数棋迷，日本棋界为之轰动。刊载对局及评论文字的报纸《读卖新闻》的发行量也因此陡增三倍，一时洛阳纸贵。由于从头到尾两人杀成一团，这盘棋也被称为“古今三大杀棋名局之一”。这一局，从局部的扭杀开始，波及全盘，秀哉果敢地攻杀黑棋，取得了胜利。要知道，扭杀不等于乱战，扭杀的本身就关系着全局的形势判断和大局观。在此意义上说，大局观是通过扭杀显示的。这在崇拜秀荣“潇洒型”、“自然流”的棋士眼中，秀哉上述的弈法，似乎显得有些“土气”。因此，与他实际的名声、业绩相比，对秀哉的评价似乎缺乏应有的高度。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他那独特的构思与依此而养成的猛烈棋风造成的。

1933年，作为纪念《读卖新闻》发行两万期系列活动之一，特别安排秀哉与日本围棋选手权战冠军吴清源对弈。吴执黑下出“三三、星、天元”新布局，震动一时。黑棋局势一路领先，但白方下出第160手妙着，一举奠定胜局，最后两目小胜。

1934年，秀哉下出了“快心的一局”。这是日本《万朝报》主办的擂台赛对局之一。秀哉是末代本因坊，野泽竹朝为坊门弟子，当时野泽竹朝棋力四段，在新闻棋战中成绩颇为优异，连战连胜，被誉为“常胜将军”。而本局秀哉在让野泽两子的条件下获胜，使棋界人士无不慑服，秀哉亦自称这是他平生快心的一局。秀哉的让子棋功夫被认为能和秀荣比肩，看来此言不虚。

1938年，秀哉名人的引退棋也将被后人牢记，对局时秀哉年已64岁，但他依然在垂暮之年展示了雄厚的功底。本局秀哉名人虽然因失着惜败，但从总体着眼，白方运筹巧妙，足以反映晚年名人炉火纯青的精湛技艺，因此本局仍被视为秀哉一生棋战中为人称道的杰作。

以上几局仅是秀哉一生棋战之中沧海一粟，限于篇幅，不能详尽。下了引退棋之后仅过了一年多，秀哉便去世了。生当做棋

杰，死亦为鬼雄。秀哉名人的每一盘棋，都是给后人留下的一份宝贵财富。

访问中国 传播棋艺

围棋是中国传到日本的，但千百年来两国在这方面竟然罕有交流。最令人遗憾的事情发生在日本著名棋手幻庵因硕（1798—1859）身上，他因为争夺日本围棋领袖失败，晚年不顾日本政府禁止“偷渡”海外的规定，悄悄雇了船欲到中国求技，再回日本与丈和、秀策一争高下。可惜船家贪生怕死，骗他说风浪太大不能行船，幻庵雄心从此泯灭。

1919年秋天，应中华民国段祺瑞（1865—1936）等人邀请，日本名人本因坊秀哉与高部道平结伴访问中国。但这时的中国因为国运衰，棋运也衰，中日围棋已经不能平等对话了。秀哉与其说是“访问”，不如说是“驾临”，与他对局的政界人士自不必说，那些在华夏棋坛驰骋一时的高手遇到他，也根本不堪一击。川端康成曾经问秀哉：“中国的强手同日本的业余强手大约不相上下吧？”秀哉很客气地评论道：“对，大约不相上下，也许稍微弱些，也许业余棋手都相近吧。因为在中国没有专业棋手……”这已经很给中国棋手面子了。要知道，日本女棋手喜多文子访华时把我们的国手们全部击败，而秀哉让喜多文子两子，仍然可以大胜。秀哉此行，在北京、上海，与段祺瑞、张澹如、顾水如、何星叔、潘朗东等人对局。其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秀哉在同段祺瑞交手前，一名政府官员就提醒他，段好胜心太强，希望他手下留情。谁料秀哉断然回应：我不能输，否则回日本无法交待。结果秀哉如砍瓜切菜般连胜段祺瑞三盘，段大怒，从此不再露面。经大家再三苦劝，秀哉不得不输回去三盘了事。本书中亦有秀哉同段祺瑞交手的棋谱，大家在打谱的时候可能不会过多地去关注两人的棋力吧，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两位特殊人物的对局，

能折射出那一段历史，也能体会出人生百味。

历史局限 白璧微瑕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秀哉的一生波澜壮阔，自然也有朵朵浪花飞溅起来，游离于大海之外。据说，秀哉名人是个不爱主动说话、不甚和蔼近人、性情极端拘谨的人，并且“财迷心重”。如此之个性，的确会给人一种“初见无好印象，难以深厚交往”的感觉。但秀哉的真实面目，绝不是仅凭外表上的评判而能了解的。人们顶多应该将他看作是个多少有些古怪的人。围棋是一门古老的艺术，大凡出类拔萃的艺术家，总有常人所难以理解的种种“怪癖”，没有这些特立独行的气质，艺术家也就和常人一样了。相比之下，秀哉的性格上的微有异于常人的地方，在艺术家中，已经算平易近人的了。至于说到秀哉“贪财”，甚至有几场比赛都是被奖金所诱惑而出战的，这也离不开历史大环境，因为人总是生活在大环境之中的。当时的日本局势动荡不安，经济状况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秀哉为生活所迫，一度放弃围棋，后来虽然成为棋界领袖，但那时还没有一项新闻棋战在日本出现，他的生活水平远远赶不上现在的日本围棋强手。对金钱比较看重，即或是为了奖金而下棋，又有什么好指责的呢？

棋史上有名的“破门案”对秀哉的名声也有影响。1918年，《围棋评论》创刊，秀哉的弟子野泽竹朝五段便在其中设了一个专栏，叫“评之评”，把秀哉等人的棋评重新评一遍。意思是取各家之精华，创争鸣之新风，那么其中当然就有批判原评者不是之处。其他人倒不在乎，唯有秀哉以名人之尊，被属下批评，如何下得来台？于是12月写手谕警告野泽，勒令停止。本来野泽并无冒犯秀哉之意，况且棋道奥妙，任何人也不可能穷尽，好坏实难有绝对标准。往往棋风不同，形势判断方法不同，得出结论也不同，甚至看法截然相反，这种现象在高段棋士中间也在所难

免。再者，秀哉所评确有一些明显的失误之处。野泽为人本来就倔强，如今见秀哉以势压人，干脆来个不理不睬。但《围棋评论》惧怕名人威严，不敢再登，于是野泽又改在另一杂志继续进行。秀哉大怒之下，下令破门开除野泽家籍。这就是“破门案”的来由。

不料野泽被逐出坊门，无拘无束，更加无所顾忌，索性在杂志上大放野火。秀哉名人棋盘上功夫固然厉害，但打笔仗万万抵不过野泽。结果被野泽尖酸刻薄的文章弄得好不烦恼。偏偏门下有个叫井上孝平的弟子不知高低，专爱读野泽写的文章，看到精彩之处还要拍案叫好。这简直是火上浇油！秀哉听说后，恨得咬牙切齿，决心要拿他开刀。这位“不识相”的井上在中学、大学期间先后做过严崎健造、本因坊秀荣的徒弟，大学毕业后才成为专业棋士，是日本棋士中有大学文凭的第一人。井上孝平平生有一爱好——最爱和业余棋手着彩赌钱。即使已晋升四段，无奈仍恶习不改。他极善揣摩下手心理，让子棋百战不殆。人称“本因坊加一”，意思是秀哉让五子的，他可以让六子。此外，井上孝平还有一个毛病——对局时爱讲俏皮话，逗人发火。这原是他对付下手的法宝之一，但成习惯后，再改不过来，弄得同门之间大伤感情。对以上两点，秀哉平日就不大满意，如今见他敢不听指挥，偷看“政敌”宣传，于是在三个月后，找个借口，将井上孝平也“破门”了。

野泽和秀哉真是“生冤家，死对头”，棋盘外野泽固然令秀哉恼火，但棋盘上野泽最惧怕秀哉。秀哉“平生快心的一局棋”就是让野泽两子还大胜。

现在来看“破门案”，秀哉似乎有些家长气太重，但当时日本棋界等级相当森严。随便举个小例子，“破门案”发生之后14年，年轻的坂田荣男还是日本棋院院生，在一次比赛后对藤田丰次郎四段的棋提出疑问：“这里这么下，怎么样？”谁知道在一旁

的安永一先生竟然因此扇了坂田一巴掌，并呵斥道：“一个毛孩子，长辈们下棋插什么嘴？”后来成为日本棋界一代霸主的坂田说：“每当回忆起这件事，我就感到时代的变迁。在当时，前辈们即使下了坏棋，旁人也不得说三道四，这已成了惯例。哪一个无名小辈随便插嘴，挨顿打属理所当然。现在，一局棋下完了，有许多人前来提出异议，论其成败，谁也不用害怕由于自己说了什么而挨别人的拳头了。”可见，在当时的大环境下，野泽公然撰文指责老师，自然是难以容忍的。我们固然要钦佩野泽的勇气，但也应该理解秀哉的举动。

作为棋界最高领袖，秀哉还有在棋局出现争议的时候判决胜负的权力。在胜负中加上人为因素，自然也难免引起争论。例如，濂越宪作七段在升段赛上如果能让两子战胜本因坊门下的高桥重行，就能顺利升上八段，成为准名人，直接威胁到秀哉的地位。结果人品棋品都极低的高桥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利用一个万年劫死不认输，濂越气愤之下收完了所有的单官等待秀哉判决。秀哉竟然宣布：“自古以来，下围棋从未有收单官之举，濂越宪作收单官本身已经超出于传统弈理之外，所以此局根本没有胜负可言。”濂越闻此判决，心里当然一百个不愿意，但秀哉所说确是实情，“不收单官”向来是日本围棋的不成文法。可惜濂越因被高桥的无赖举动气得发昏，所以画蛇添足，结果把好好一盘赢棋葬送了，最终也没在这次比赛中升上八段。这就是日本围棋史上著名的“万年劫事件”。濂越堪称秀哉的苦手，濂越在自传《围棋之路》中说：“一生与秀哉对弈共 11 局，从被让三子到对子，秀哉一局也不曾赢过。”还有吴清源曾经遇到两次终局时有劫争需要判决的情况，一次是对方提出不补劫，则判不补；第二次是吴提出不补劫，但判必须补。同样的局面，竟然判法各异，特别是第二次还影响到胜负，后来连日本记者都为吴抱不平。

归根结底，濂越和吴都不是出自本因坊门下。日本棋界数百

年来几大门派争得你死我活，秀哉胳膊肘朝里拐，在外人看来，自然是有私心之嫌。但对于本因坊一派领袖，秀哉此举何尝不也是一种无奈呢？如今日本有了统一的棋院，围棋事业也得到了极大发展，这里面有秀哉“私心”的功劳。

打挂特权 无损威名

秀哉在棋史上的价值是永恒的，不会由于个别人的品头论足而有所削减。我们关键要看秀哉作为棋士是如何弈棋、怎样征战的，这是最重要的。

说到围棋本身，秀哉最受非议的就是“打挂”特权。棋下到紧要关头，道声“打挂”，棋局便暂时中止，不仅赢得大量思考时间，还能和弟子们共同商议对策。如1919年，秀哉对中川龟三郎七段的对局，打挂多达18次，其中17次是秀哉提出打挂。对中国棋迷来说，印象最深的“打挂”应该出现在秀哉同吴清源“名人最后的胜负棋”的比赛中。后来吴的恩师濂越宪作先生披露，该局第160手制胜一着是打挂期间秀哉的弟子前田陈尔无意中发现的，这样引起了轩然大波，濂越先生因此得罪了秀哉，最后不得不辞去日本棋院理事职务了事。吴清源先生谈到这件事时很聪明地回答：“我还是输的好。”现在，秀哉、濂越、前田都已辞世，已经没有谁能证实或否认这个历史疑点了，也只能让它成为棋界千古之谜。

作为不能失败的名人，秀哉大量地行使他“上手”打挂的特权，这的确是事实。难怪从本因坊坊门之外的棋士中，常常传来“那样下棋，当然不败”等不满的呼声，这也可视为牢骚之语。如果有人罗列名人就位后胡乱行使打挂权等“罪过”，企图简单地下决定性的结论，是不恰当的。必须给秀哉以全面、正确的评价。有人说，秀哉之所以那样行使打挂权，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不使名人的光荣称号蒙灰，是严肃的行为。说得夸张一点，秀哉

常常豁出性命地下棋。对他来讲，名人乃棋界之最高峰，“不败”是名人的最高宗旨。为了保证名人步步走向胜利，他才毫不犹豫地多次打挂，而并非是秀哉本人的私心与伎俩——他或许就是这么想的。倘若不是这样，“滥用打挂”的谜团将难以解开了。

最后必须明确的是，打挂并不是秀哉发明的专利，而是日本棋坛自古传下来的规矩，单纯地指责秀哉一个人，肯定是不公正的。而且当时比赛下棋黑方是不贴目的。现在中国规则已经实行黑贴3又3/4子的大贴目制度了，聂卫平棋圣仍然指出：“就算是大贴目，不愿拿黑棋的也不多。”足见不贴目的白棋负担有多大！秀哉成为名人之后就没有再拿过黑棋，在这样的重压之下能够保持几十年不败，除了他恐怕也没有第二个人能做到，因此打挂本身也就变得无足轻重了。

传统卫士 新派起点

秀哉处在日本历史变革时期，他所捍卫的本因坊一门荣誉和围棋名人地位，都是自古世袭下来的。另一方面，当时日本棋界要求变革的呼声也很大，以吴清源、木谷实为首的年轻一代杰出代表以“新布局”革命给了传统围棋很大冲击，他们要求平等对局方式，要求“合理主义”制度，在棋界内外都有很多支持者。秀哉作为名人，要义无反顾地维护传统，这是他平生的责任所在，但他又不能对蓬勃发展的新生事物视而不见。这样一来，秀哉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和单纯的前辈名人比起来，他要承担起围棋之外的很多东西，这也成为他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川端康成的《名人》就深刻地描绘了秀哉内心深处的苦闷。川端康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1968年，离他自杀还有四年的时间。他的获奖作品是《雪国》，是以日本中西北部为背景的纪行体小说。《雪国》没有一般小说的剧情结构与冲突，甚至无聊和

冗长，但作者以自己特有的审美感受与细腻传神的笔调，卓越描绘了人的生存中以虚无为本质的抒情世界，因而获得该奖项。作为第一部围棋小说，川端康成的《名人》发表于1951年，是以最后的“名人”、“本因坊”秀哉的引退棋为背景的纪实体小说。《名人》虽是一部观战记，但主旨却是在写一个执著一艺而丧失众多现实利益的人所历经的悲剧，悲剧的主角是第二十一世本因坊秀哉名人。川端康成以充满敬意、惋惜、同情甚至悲痛之心情，刻画这位“不败的名人”毕生最后一战的失利。“就像他的艺道在告别赛后便告终结一样，名人的生命也走到了终点。”小说以名人之死开头，也以名人之死结尾，通篇流溢着悲凉之气。

事实上，作为小说，《名人》的进程味如嚼蜡，可是一旦换了一念，就会发现一盘棋局的历程临摹着人生的坎坷。人生的次序或如围棋的次序，每一步，每一念都不能确定目的与方向，其进程始终在黑暗的迷途中彷徨，诚如文学。是不是在直接写照人生的视角上，围棋与文学相逢，并拥抱在一起呢？围棋的流变随着时代的变迁自然会得到取向、流行、视角的转换，其意义如果只看作是暂时从固定观念的逃逸，将是很中肯的。正如川端康成在小说《名人》里斥责现代围棋那样：在当今合理主义的名目下，艺道的风雅已经渐灭，棋道也丧失了东方传统的优良风气，成了争夺胜负的竞赛，棋赛业已商品化，取胜高于一切，棋手无暇顾及围棋这门艺术的特质和韵味，名人作为棋道传统最后艺位保持者，遇到一个在“合理主义”规制下训练有素的高手的挑战，虽说名人棋力不减当年，却终于失落他不败的桂冠。无论川端康成多么高瞻远瞩（事实上他几乎全部说对了现、当代围棋的本质），敏锐地看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围棋将扼杀、取代他们那个时代的围棋，但他绝对不能说围棋变质了，或者我们这个时代的围棋错了，正如我们无法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围棋一定要高于他们那个时代的围棋。围棋依然故我，元气充沛而澹然，无论我们

提出何种时代性要求，围棋都会回报我们相应的外在形式，反过来说我们只能够改变围棋的外在形式，但永远不能触及围棋内在合理的世界。

1939年，秀哉能将本因坊称号无偿转让给日本棋院，就已属大不易了，传统的权威人物终于在最后一刻令棋界感受到了新时代的曙光。现代棋战——本因坊战的诞生拉开了围棋大发展的序幕。吴清源、木谷实的“新布局”理论自此在棋界正式登堂入室。

盖棺论定 名人不败

“本因坊秀哉名人三十余年不曾执过黑子。他是第一高手，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与之匹敌。在名人生前，没有别人进入过八段。他把同时代的对手完全压倒，下一代没有人能够达到他的地位。名人作古十年后的今天，围棋方面尚未找到什么途径能够继任名人的地位。其原因之一，恐怕是秀哉名人名声太大吧。尊重棋道传统的‘名人’，大约在这一代之后就告终了……就算有的人围棋天才超过名人，但也不可能成为历史人物吧。”川端康成的这一段话，恰如其分地总结了秀哉在棋界的地位，不管是在他“作古十年后的今天”，还是在他去世6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他在棋界的影响力，依然为他高超的棋力所折服。

与现在头衔战的“名人”大不相同，过去的“名人”是被神化了的权威。从德川时代最后的“棋所”——丈和以来，秀和也罢，秀甫也罢，都由于蒙受了明治维新的动乱之苦而未能荣任“棋所”。他们的地位仅仅是“准名人”而已。秀哉的师父——秀荣，于1906年56岁时荣升为名人。秀荣是距丈和68年后的“再生名人”。可惜秀荣就位名人之后，仅7个月便一病不起，“名人”也旋即似幻影一样，飘然而去。那时的“名人”与德川时代的“名人棋所”不同，早已同权力不相干了，名人即所谓的名誉称号而已。不过，即便是这样，在传统的意识中，名人的崇

高称号和绝对权威一成不变地保存着，人们心目中对他的憧憬，仍旧是萦回缭绕着眷眷不息。继“幻影名人”——秀荣之后，短小精悍才气横溢的秀哉一展雄姿，从大正到昭和初期，一统围棋的天下。在旧棋界的名人当中，秀哉是惟一荣膺终身称号的名人。秀哉从1914年就位名人开始，到1940年病逝，在位长达26年。这在今天是难寻同例的。假设有一位连续获得26次名人战桂冠的超级棋士，那就是秀哉。可想而知，秀哉的地位确实是高不可攀的。

和秀哉的棋力一样闻名的是他那身如丹顶鹤般的风采。他虽然高不满五尺，重不足70斤，但面向纹枰却是仪表堂堂、巍然如塑。任凭对局时间延续几十个小时，他也总是正襟危坐，纹丝不动。正式的对局是这样，观战或为业余棋手指导时，其姿势依然。凡是见过秀哉下棋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赞叹他那稳如苍松般的姿态。川端康成为了再现秀哉与木谷实的引退对局的故事，写下《名人》一书。书中也曾描述过秀哉的坐态，那真可称为古今一绝。虽说对弈时坐姿的美丑与棋术的高低并无直接关系，但秀哉那坚如磐石的神态，给人们留下了无比强烈的印象，以致那些钻进棋艺的深奥世界而不能自拔的人，将秀哉的坐态称为必不可少的棋技之一呢！

秀哉对围棋发展的影响和他的棋力本身，都将跨越时空，在世界围棋史上留下浓重的一页。这本《本因坊秀哉全集》的出版，就是最好的证明。

不败的名人，不朽的围棋！